



苗得雨 王光明

金星

张海迪的故事

I 25 / 45



金星

——张海迪的故事

金 星

——张海迪的故事

苗得雨 王光明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4印张 2插页 79千字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500

书号 10099·1705 定价 0.37元

内 容 介 绍

这是一部描写优秀共青团员、当代青年的光辉榜样——张海迪的动人事迹的长篇报告文学。

张海迪五岁因患硬脊膜外血管病变后遗症造成严重高位截瘫，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二十多年来，她以保尔·柯察金的英雄形象鼓舞自己，用惊人的毅力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同病残作顽强的斗争，同时勤奋地学习，忘我地工作。她虽然没有上过学，但为了对祖国、人民有所贡献，她自修了小学、中学的主要课程，自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翻译了近二十万字的外文著作和资料。在高考预选中，她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她还用自学的医药知识和针灸技术，为群众治病达一万多人次，治好了许多疑难病症，被群众誉为“八十年代的新雷锋”。

张海迪以她闪光的思想和先进的事迹回答了当代亿万青年关心的一个问题：一个人为什么活着和应该怎样活着。张海迪说得好：活着就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就要为创造美好的新生活而奋斗。她身上燃着一团火，理想之火，青春之火。她的事迹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她是新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闪耀着共产主义光辉的新人，是八十年代先进青年的优秀代表。

本书以诗的语言和抒情的散文笔调，从张海迪同志的工作、学习、斗争、生活等不同侧面，向人们展示出这个八十年代青年的壮丽青春，读后能给人以思想上的教育，生活上的启迪和艺术上的享受。

既然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把一切奉献给人民。

——张海迪的话

苏俄柯察金，
中国吴运铎，
齐鲁张海迪，
壮哉红烛也。

——一位教授的诗

目 录

按照一个常人去想象她.....	1
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	8
以微笑对待一切.....	15
她心里想的什么.....	23
在乡亲们中间.....	33
难忘的友谊.....	43
为了神圣的劳动.....	52
生命的价值.....	60
选择“最佳突破口”.....	72
小医院里巧“拜师”.....	79
“我愿做一块优质煤”.....	88
读书迷啊，读书迷.....	100
春光一刻千金价.....	106
星光闪耀.....	115

按照一个常人去想象她

在我们身边，在距离历史名城济南不远的鲁西平原，出现了一颗非常明亮的星星。

天上的星星，最亮的是金星。以人们眼睛看到的光亮为标准，金星的亮度仅次于太阳和月亮，它的最大亮度是负四等。它绕太阳一周是二百二十五天，所以人们不是在天亮前见到它，就是在黄昏时见到它。它在天亮前出现叫“启明星”，于黄昏时出现称“长庚星”。它无论出现在何时，都是那么煌煌然，赫赫然，那么为人们所瞩目。

出现在我们身边的这颗星星，就是我们沸腾的五彩缤纷的生活中的“金星”。当她那美丽的形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时候，当她那甜美的歌声飘荡在庄严的会场上时候，当她那闪耀着光彩的事迹通过电波和报刊传到千家万户的时候，人们钦佩得瞪大了眼睛，多少人的心潮难以平静啊！

她在山东体育馆给八所高等院校八千多名学生作报告，一个学生激动地在笔记本上写道：“谁说你是残废？没有理想的人才残废。”当她摇着轮椅绕场一周时，那掌声，那欢呼声，如天边的连环雷，此起彼伏……

我们读了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报道，知道这颗“金星”在山东莘县广播局修理部工作，

名叫张海迪，这年二十六岁，乳名叫玲玲。她自五岁开始，身患脊髓血管瘤（当时医生诊断名称），髓液变性，节段性坏死，曾动过四次大手术，摘除了六块脊椎板，严重高位截瘫，自第二胸椎以下全部失去知觉。报道中褒奖说：玲玲身残志坚，她本是一个弱者，但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成了一个强者；她本是一棵被疾病碾碎了的幼苗，但经过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为春天献出葱郁的绿叶，娇艳的花朵。她自学成才，会英语、日语，又学德语和世界语，会给人治病，会修理电视机、收音机，懂文学，爱艺术……

看了《山东青年》一九八二年五月号的专题访问，我们知道玲玲是怎样以病残的体躯为当地群众治病，为了不使病残者再加入自己这个不幸的行列，她怀着高度的责任感，治愈了好几个婴儿瘫，治好了一些疑难病症，使许许多多病人恢复了健康，重返四化的战斗岗位……

一九八二年的金秋十月，共青团山东省委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借前去祝贺的机会，我们有幸见到了玲玲。她，身着一套剪裁得很讲究的毛料服，白里透红的面庞，微微上翘的睫毛，秀发不受约束地在肩头披散着，一对黑亮的眸子深邃透明，象两颗神秘的晨星。坐着时，显得很沉静，沉静得象一滴凝在草叶上的露水珠；谈吐时，伶牙俐齿，娓娓动听，象小河里哗啦啦的流水……望着这位端庄、俏丽、聪慧的姑娘，听着她感人肺腑，使人荡气回肠的发言，一个又一个的问号从我们的脑际掠过：看她这身城市化的打扮，看她这落落大方的模样，是有文化、有学问的现代青年人的特点。她是谁家的后代呢？报刊的报道中说：玲玲的父母都是文艺工作者。我们应该熟悉呀！

几天之后，我们碰到了聊城地区一位熟识的同志。他在十年浩劫中，下放到莘县，任过该县的宣传部副部长；最近因工作需要，调聊城任地区戏研室主任。他长期从事戏剧工作和文艺领导工作，在山东文艺界是为大家所熟悉的。我们一见面，便问：“玲玲是谁家的孩子？”他看了看我们，脸上立刻涌上荣耀的神采，亲切而又深情地说：“那是……咱们的孩子呀！”我们既惊讶，又似乎不出所料：“啊，我们是这样猜想过，果然是！”我们真替他高兴，真为他自豪！我们钦佩地望着他，相对长时无语，本有好多话要对他讲，但一时却不知从何讲起。

玲玲的爸爸感情凝重地与我们道别。可我们的思绪却象脱缰的马，奔驰起来。我们想了、思索了很多很多……

我们想到，玲玲的身体，从胸部往下全部瘫痪，也就是说全身有三分之二以上瘫痪了，麻木了，失去了知觉，如果用平常的人来想象她，她生命的旅程该是何等的艰难啊！她的腿在身上只是一个摆设，受意识所支配的神经到这里就失灵了。作为腿，是大自然对每个人的最寻常的赋予，可她，永远地失去了。她不能象平常人那样，享受走路的乐趣，登山、涉水的乐趣……她不能象一般青年人那样，春天到野外踏青，尽情地领略大自然的绮丽风光；她不能象那些无忧无虑的少年那样，夏天到江湖河海里游泳，贪婪地享受水流的冲刷和阳光的爱抚；秋天，是果实累累的黄金季节，到处都散发着扑鼻的香气，她不能与伙伴们一起，醉倒在田埂上，山冈上；冬天，是粉雕玉饰的世界，她不能活跃在溜冰场上，象燕子似地翩翩起舞，呼唤着春天……她活动的天地只是自己的小小的闺房，一片狭窄得可以使心灵窒息的斗室。多少在“文革”中经历过磨难的老干部有这

样的感觉，当他们长期被关在一间阴暗的“牛棚”里，是多么地渴望自由啊！当他们从窗口望见院里的花草树木的枯枯荣荣，是多么想知道“牛棚”外所发生的一切啊！当他们看到院子里的人们自由自在地走出走进，是何等地羡慕和垂涎呀！有多少人在咬着牙根发狠：一旦冲破牢笼，第一件事儿，就是沿着大街走上几趟，顺着河边溜上几遭，围着公园转上几圈儿。我们由此推断：玲玲对腿之宝贵的认识，肯定会比这些老干部的认识还深刻，她笃定经常会在睡梦中大声呼喊：“腿！腿！救死扶伤的大夫啊，请给我安上两条腿！”我们还在推断：玲玲生长在艺术之家，从小受的是美的熏陶，再加之有着聪慧的天赋，如果她象常人那样有一双腿，学唱歌，她说不定会成为“歌星”；学舞蹈，她说不定会成为“舞星”；演电影，她说不定会成为“明星”；练体操，她说不定会成为优秀的“健美家”……

我们想，玲玲的双腿既然被病魔判死了，不可能再有完完全全的生命了，照理说，应该获得的，她不可能象平常人那样获得了；然而，令人瞠目的是，她依靠自己饱满的精神，顽强的毅力和坚似钢铁的意志，不但把失去的一切全部夺了回来，而且即使作为一个常人，她的成绩也是突出的。她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及其所达到的各种水平，分到几个人身上，每一个人都都是优秀者。

说学业，她达到了可以上大学的水平。有她高考预选时优异的成绩为证。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达到可以上大学的水平，这事儿本不为怪，这样的青年多着呢！但是，作为玲玲，她既没有上过小学，又没有上过中学，学校的门槛她几乎一步也没有踏过，她是另辟蹊径——通过自学而达到的，这需要何

等的志气和毅力呵！

论医道，她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医生。她工作热心、精心，深得病人的信赖。几年来，她先后为群众治病一万多人次。一个个疾病缠身的人，在她的悉心治疗下，都有好转，有的好了，有的轻了……

讲外语，她的水平更是令人敬慕。她的英语已达到大学程度，日语能对话、读杂志，又在攻世界语和德语。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她从事翻译，前年翻译好英文版的《世界狗类百科全书》的插图部分，去年又翻译了英国小说《海边诊所》。当山东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老作家宋协周手捧着一本厚厚的《海边诊所》译文，看着清秀的笔迹，读着流利的语言，他的眼睛里溢出了激动的泪水，姑娘的顽强拼搏的精神使老作家感慨不已。

谈技术，她已成为一个熟练的工人。几年来，她，刻苦钻研，学会了修理收音机和电视机，她充满智慧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相配合，使哑巴收音机重放歌喉，使灰暗的电视屏幕清晰地再现出画面。

此外，她会画画，会唱歌，会弹拨几种乐器。她模仿能力很强，一个人能搞一台录音晚会，她时而唱女高音，时而唱男中音，时而当报幕员，时而又模拟会场的气氛，听的人往往会捧腹大笑。她还学着当电影配音演员，十八世纪的贵妇人，二十世纪的阔小姐，她配什么象什么。有人曾叹息地说，如果她有一双好腿，一定不遗余力地推举她到上影或长影去当配音演员。她如果真的当了配音演员，会很快成为李梓、刘广宁、向隽殊、丁建华、王建新等人的伙伴。她还在构思小说，决心用文学形式写出自己的心曲……这一些，也决不低于那些一般的

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水平……

以上提的各个门类，其中若有一项，被一个正常的青年人达到了，就应该说他没有虚度光阴，需要打分的话，应该给他评个优秀；可玲玲是个残废，她不能站在正常人的行列，但她却达到了几个常人所不易达到的水平。

什么是天才，这就是天才！什么是奇迹，这就是奇迹！

玲玲，多种病魔缠身的玲玲啊，她这部有着高效能的“发电机”，是怎样同时开动许多部“机器”的？又是靠什么特殊的能源而终年转动不息的？

要见见她！要亲眼看看她，要探询一下这颗“金星”的全部奥秘！

选择了一个风和日丽的冬日，我们来到了莘县。当玲玲的爸爸领着我们轻轻地走近玲玲的住房时，玲玲正伏在写字台上全神贯注地翻译。她的桌子上堆满了一摞摞的中文书、外文书和手稿。我们环视了玲玲的房间，只见洁白的墙上贴着鲁迅、居里夫人和白求恩大夫的画像，挂着西欧古典派风景油画、肖像画等。十来米见方的斗室，被四个大书架占去了三分之一，架上规则地摆放着医学、文学、外语等书籍，有些书在书架上摆不下，只有把它们一本本地排成溜儿堆放在单人床上，也占去床的大约三分之一，在靠近床头的一张小桌上，还放着手风琴、小提琴等乐器。这屋里的一切陈设可以十足地表现出玲玲的修养、趣味和爱好。

玲玲正在翻译一本英文版的南斯拉夫短篇小说集。见她那专心致志的神态，我们猜想，此刻，她也许正沉浸在小说中的动人的情节中呢！

玲玲听见有人来，还未抬头，即热情地用英语说了句：

“I know sit down please!”（知道，请坐！）

然后扔下笔，连说带笑地与我们握手。她的话语，她的笑声，汇合在一起，象淙淙的泉水在响，象她的名字，叮叮玲玲……我们想象她是一种十分活泼的性格，她如果身体好，定会欢蹦乱跳的。她指了指眼前的稿纸说：“这是南斯拉夫的一本小说，我想翻译一下，也不知翻得如何？您们看来是第一个批评者了。”

当我们对玲玲热情鼓励了一番之后，便说了这次到莘县的来意。

“哎唷！你们是来吹我的呀！”她把手一摊，“玲玲，充其量是一只皮儿很薄的气球，现在却被人们吹得越来越大，我真有点受不了啦，我是个人，不是神呀！……可你们既然来了，我还会再说些什么呀！咱们定个‘君子协定’，对于张海迪，您不能人为地拔高，对我过去的一切，您必须如实地写，好的要写，不好的也要写，对于我，只有我自己最了解，我也是个矛盾的同一体……我说的这些，你们能答应吗？”

我们连忙点头说：“可以，可以！”

“好！咱们拉钩吧！”当我们与她拉了钩，她满意地笑了，“客套话就不再多讲了吧。前不久，省里召开大会，命名我为模范共青团员。当镁光灯在我眼前一闪一闪的时候，当省委负责同志把证书亲自递到我手里的时候，我想起了过去的一切，它们是那样的遥远，又是那样的近，一桩桩，一件件，好象就发生在眼前……”

玲玲身上真不乏文学细胞，她讲起话来，有板有眼，绘声绘色，随着她时徐时急的讲述，我们的面前展现出一幅幅画面……

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

泰山脚下，黄河之滨，有一座美丽的历史古城济南。城内那碧绿的垂柳，明湛的泉水，曾给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的情思绘上美的色彩；黄河上那点点的白帆，袅袅的渔歌曾鼓荡起天南海北多少游子理想的羽翼；千佛山的楼阁亭榭集聚了能工巧匠们的神斧鬼工；大明湖的柳荷花卉收拢了人世间最瑰丽的颜色……“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在这天灵钟秀的地方，曾诞生过多少人中豪杰，曾遗留下多少英雄志士的踪迹！

金鸡啼开黎明，五星红旗插上了泉城的上空，一个个幸福的家庭也应运而建。

有这样一个家庭，丈夫是文艺工作者，妻子也是文艺工作者。他们在事业中相爱，生活美满，第一个可爱的孩子诞生了。

妻子安详地躺在妇产院的洁白的床上，在她的身边放着一个谁见了谁夸的婴儿。这婴儿，粉嫩的肌肤象是块经过雕琢的白玉，在她的富有弹性的躯体中，好象有着一种特别过剩的精力，她不哭，也不叫，一会儿一拱一拱地吮着母亲的奶，一会儿又放下奶头，快活地蹬歪着两条圆实的小腿儿。她的眼睛又深又亮，黑眼球一辘辘一转的，好奇地瞅着眼前这个神秘的世界；她的头发是卷曲的、柔美的，不象一般婴儿那样稀稀疏

疏，而是一生下来就是那么美，那么长；婴儿的嘴唇闪着红润的色泽，望去，好象两块连在一起的红宝石……

“一朵鲜花！我们接下这么多孩子，头一遭见到这么美丽的！”护士们一得空儿，便围着床，嘴里啧啧地赞个不停。

“这是哪辈子修下的福啊，生下了这么一颗夜明珠！”前来贺喜的女邻居羡慕得夸个不止。

几天来，丈夫一直处于高度的兴奋之中，他脸上堆着难以消逝的笑纹，鼻梁闪着隐隐的汗光，不断地走来走去。他一会儿用饭盒提来精心烹调的鲫鱼，一会儿又用瓷盆捧来热腾腾的猪蹄汤（据说这两种东西发奶最佳）。当妻子大口大口地吃完东西时，他就默默地坐在旁边。

他掏出心爱的笔记本，拿出了笔，又开始给婴儿起名字了。几天来，他搜索枯肠，曾给孩子起了一个又一个名字，乍一起，觉得不错，但仔细一斟酌，又否定了。他常常想，自己是个搞文艺的，名字也应该有点文学味儿，他要通过孩子的名字，能够表达出自己的希冀，能够抒发自己的诗情，能够展现出女儿的如花似锦的未来……

能叫自己心爱的宝贝叫那些人们惯常所用的“芝、兰、玉、秀、芳、花、娥”之类吗？这样的名字过去用得太多了，这样俗里俗气的名字哪能用在女儿身上！

女儿诞生的时候，正是共和国的春天。人们随着政治上、文化上的解放，给孩子起了一些十分鲜亮的名字，什么“解放”啊，“建国”啊，什么“薇薇”、“珊珊”、“蓓蓓”……呀，乍听起来，觉得不错，为啥一用在自己的女儿身上，就索然无味了呢？

就这样，他起了又划，划了又起，前前后后不知起了多少

个名字。有时候，他嫌自己思路太窄，竟搬出了厚厚的《辞源》。

妻子和女儿出院了，十天过去了，但他还是没有想出一个自己感到最佳的名字。

半个月过去了，孩子仍然没名儿。可是派出所等着报户口，一催没动静，二催没回音，他们端着户口簿登上门来了。

见孩子父母急得团团转，邻居的一位大嫂沉思了半晌，兴冲冲地说：“一个名字犯啥难为的！娘娘给俺妮起一个，我看就叫‘玲玲’好，‘玲玲’叫起来，既响亮又脆生！……别犹豫了，这名字一事儿，你大嫂作主了！……”

面对热情、泼辣的大嫂，这对年轻夫妇还能再说些什么，只好点头答应了。

事后玲玲爸爸有些后悔：自己过去起了那么一些名字，比“玲玲”好的有的是，却一个也没有采用，“玲玲”二字在他看来也是一般化，但好歹是个“乳名”，有它的暂时性，要弥补这遗憾，只有给女儿再起一个耐人咀嚼的学名。

谁知“玲玲”二字一经传出，人们很快就叫响了，痴情的年轻夫妇怕叫长了，改不过口来，就精心构思女儿的学名了。

妻子喜欢音乐，她的歌声曾在舞台上缭绕，曾拨动过不少听众的心弦。她想到了外国有首歌曲叫《尼罗河之声》，这首歌儿她最喜欢，由此她联想到大海，丈夫就是在海边度过自己的童年的，既然“河”可以有歌声，那么大海的歌声会更响亮，就叫“海笛”吧！

当她把自己的心曲倾诉给丈夫的时候，丈夫沉默了，一会说：“以海作文章，想法可取，但‘海笛’二字，似乎不够含蓄，不够深沉，若改成‘海迪’，包含的内容就多了，大海，辽阔的、

蔚蓝的大海，它可以给人以多少启迪啊！”

妻子听罢，高兴地鼓起了掌：“还是你考虑的深刻，全面，听你的，就叫张海迪！”

“对！对！就叫张海迪！”丈夫乐得一蹦老高，看他那欢喜快乐的样子，不亚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日隐月显，春去秋来，玲玲在父母的爱抚下一天天地长大。十个月，会叫爸爸妈妈；十一个月后，开始挪步。

两岁之后，她开始翻阅那些有趣的小画册。三岁之后，父母把她送进了幼儿园。晚上，父母把她接到家，先打扮一番，然后领她去戏院或电影院看节目。星期天，妈妈抱着，爸爸背着，或去北郊的金牛公园看猴子爬竿，或到趵突泉去听趵突作响的泉声，或攀到千佛山的千佛崖去观赏那腆着大肚子的塑像……这一切，给了玲玲好多好多见识，奥妙无穷、光怪陆离的世界展现在玲玲的面前了。

夜晚，她和爸爸妈妈徜徉在大街上，见到无边无际的天空，女儿就问：

“月亮为啥有时象个圆盘子，有时又象一把弯弯的镰刀呢？”

爸爸见女儿提出这样较为深奥的问题，嗔怪地亲亲她的脸蛋说：“好乖乖，这些说了你也不懂，等大了，上了学，就知道了。”

玲玲搂紧爸爸的脖子，伸出小手说：“好，我一定快快长大，长得老高老高，等长成大人了，我要把月亮摘到咱家里来！”

看文艺节目的时候，她也经常出神地提出一些问题：

“妈妈，资本家出来一个是大胖子，出来一个还是大胖子，